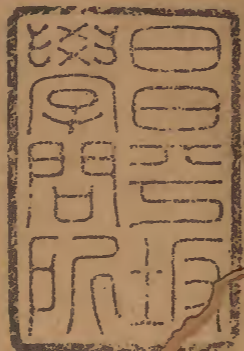


夢占類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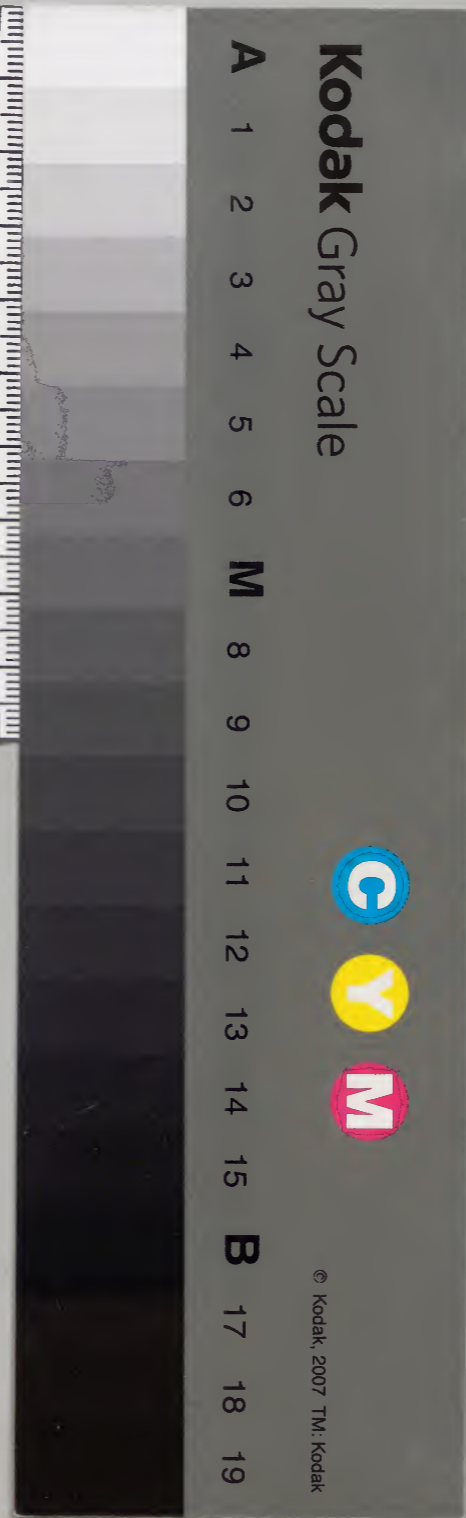
九之十



漢書門		九	六	四	類
		一	二	三	架
		六	冊		

內閣文庫		漢	書
三	九	六	六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664
冊數	6	(5)
函號	306		12	



夢占類考卷九

淺草文庫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燈火部

竈君

竈君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
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
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
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
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
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

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戰國策按史魚尸諫以為生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

則復塗真之言豈在尸諫之後乎殘桃竊駕之罪果因偵之言而發乎抑亦策家寓言也

何意相照

溫嶠破賊還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着赤衣者其夜嶠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

晉書

以火藝順寢室

北魏崔浩將害李順夜夢以火藝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

與室家群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藝人暴之極也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後竟坐暴揚國惡以至於族

北史

執火入父墓

北齊李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師占曰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顯矣後元忠名位果大顯

北史

殿上火發

隋煬帝夜入棲鸞院是夜天暑院妃慶兒臥簾下睡中驚

燈火

卷之七

魔帝自扶起久方醒問之慶兒曰妾夢帝握妾臂同遊至第十院坐殿上俄而火發妾見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方覺帝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勢吾居中有威也及幸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火中一如所夢云

隋書

授之雙燭

劉沔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吳元濟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屢有奇効而每行輒有此光歷官節度使檢校司空及罷鎮雙光遂息

唐書

長明燈有負

高邁欲作長明燈頌一朝染目疾朦朧而不自審從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

唐文粹

乘青牛火照身

宋阮登炳夢毛自知乘獨角青牛以火照交於身上因自解曰青牛年庚也火照上乃登炳之義花甲告周將代毛自知矣蓋毛自知乃前乙丑狀元也後咸淳元年乙丑果

狀元及第

狀元錄

燈火

明日當為煨燼

金陵有三大石甚古吳仲庶作守日夜夢三舉子求哀且曰若不垂祐明日當為煨燼矣吳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能原其意既而視其牒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供修造之用吳遂悟勅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解舍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楊公筆錄

香烟五彩

釋智覬穎川陳氏子也母徐氏夢香烟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托生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及誕育之夕室內洞明神僧傳

戴斗避火

黃刑部芸豐城人夢鄰家火起延及倉皇戴斗登山而避山上冠冕者迎酌之已而見門外一赤馬遂乘之而寤童僉憲軒解之云火者文明之象應為丙丁赤火色馬應為午戴斗魁在頭上也黃至丙午鄉試果中江西詩經亞魁古今夢徵

火固新矣

詳文翰部蘇軾

如火烈烈

詳文翰部蕭燧

結願香

詳輪迴部一省郎

什百部

與我九齡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旬有二日乃聞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禮記

使有晉國三

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人謂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驪之孫後子景公孫厲公相繼立為三世乃至悼公悼公驪之孫也詳人身部

十二為期

公孫述威震益都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刻其掌文曰公孫帝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至十二年漢滅之

後漢書

行十六里而止

什百

謝安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
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
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者
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
疏遜位尋薨時年六十六

晉書

七枚棋子

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棋子與之着衣襟中既覺占曰棋桑
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

異苑

命當終六七

晉沙門道泰嘗夢人云君命當終六七泰年至四十二遇

篤疾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為福施歸誠觀世音不
替時所坐牀帷下忽見人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
泰乃褰帷遽視奄然而滅驚喜交集因流汗遍體所患頓
差

法苑珠林

九九之數

梁延嗣事高氏歷四帥歸宋授復州防禦使嘗暴疾禳於
城隍神其夕夢神告以九九之數俄而疾果愈壽至八十

北史

得鹿皮十一領

吉士瞻夢得鹿皮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

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蒞已九及除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心惡之遇疾不肯療而卒

梁史

二百日外亦不免

北魏中山王熙於任城王澄未薨之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以告所親無何任城薨後二百餘日熙以起兵討元义被害

北史

得二十五年

北魏武帝諱脩遍體有鱗文年十八封汝陽縣公夢人呼

其名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高歡既敗爾朱氏諸王皆逃匿時帝在田舍歡使斛斯椿求帝得之遂迎入立焉及帝西依宇文泰遇酖而崩時年二十五

北史

五帝三十二年

陳武帝始卽位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中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五帝三十二年及後主亡國一如其數云

陳書

第十九子

參軍崔靈建夢天謂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

什百

卷之九

二

四十當貴

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後果然

七九之年當相見

李德裕為新繁縣令鑿東湖夜夢一老人曰其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蟆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

大衍數

李適為工部侍郎年四十九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止此乎命其子於霸陵原西營墓樹松未病衣冠寢石榻上卒

求二百千紙錢

唐御史判官張姓者奉使淮南渡淮有黃衣人自後奔走来渡為御船者所毆張救之且以食哺之既至岸自言是鬼奉命取君適承厚意固不忘報因教以誦金剛經張至地府得許重生放出纜至門則聞捶所追鬼出袒示之願乞少錢張云我與汝紙錢甚易但我今亦鬼何從得辦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還我自當得之張遂心念須臾

鬼復至云夫人欲與阿妳不肯又令張心念須臾鬼曰得矣張因甦還家具說其事妻言夢君已死求二百千紙錢欲便市造阿妳故云夢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妳又夢乃市錢焚之與張冥事符合云

廣異記

四者甚佳

豆廬署本名輔貞少年旅於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之謂曰子複姓不宜二名吾為子易之乃書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群從中有同者子自擇焉其夕夢老父告之曰聞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

署時已再下第又二舉後復不第又二舉乃成名蓋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為衢州刺史乃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

傳載

著草增一

孫承祐為錢俶中吳節度使降宋徙泰寧軍節度使少嘗夢人以著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吾壽至五十乎後果年五十而卒

南唐書

大書九十字

劉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鄴之子也自恃貴族脫略傲

誕嘗太廟行香携妓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之且取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話及此事自言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十也客有對璉戲之曰九十字得非行書卒字乎不旬日果卒

野人閒話

四十七

楊大年年三十七為翰林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懷玉山人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可益乎山人命筆一點為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玉壺清話

止六十四

陳希亮嘗夢異人按圖告其壽止六十四至是英宗立遷太常少卿適當其年乃求致仕果卒

宋史

五十七

查道嘗夢神人謂曰子位至正郎壽五十七後官至右司郎中享年六十四人以為寬厚仁孝所延云

宋史

數珠一串

淮安魏璽候秋試夢美人遺數珠一串及中式乃一百八名蓋數珠一百八粒也

客座新聞

二十六二十九

錢希白于淳化三年落第臥病京師忽夢有道士請登一

什百

卷之九

二

紅泥壇語之曰汝成名二十六章服二十九時希白年已
二十二甚喜已而連不得志至咸平二年方得第時已三
十二矣始悟二箇十六為三十二也至於章服二十九不
知所謂及後攝鴻臚少卿詔修道書凡四上殿奏事皆是
二十九日及修道書畢乃改賜章服拜賜秉笏之際見笏
上大書二十九三字詢之庫吏云此物是第二等第二十
九面也 洞微志

得一毛

李龜年既貶黃岡淮勅量移祈夢夢得一毛占者云毛字
千下有七應去此一千七百里果如言 定命錄

四十年功成

初周世宗節制澶州楊礪以文為贄而見之館接數日世
宗入朝礪處僧舍一夕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
覩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珪南向約三十餘人礪升
謁之最上者有案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其名居首因問將
來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
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顯矣
寤而忘之及真宗在襄郾礪充記室叅軍入見真宗儀貌
卽所夢來和天尊也真宗卽位礪遷工部侍郎樞密副使
礪初名勵夢中簿上作礪故改云

祈一賜三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帖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砂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其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祈一公賜以三今連升數秩再拜而去

翰府名談

十一口三口

寶曆中張宣自越府戶曹當調夢一女子謁之謂曰妾有十一口在貴境及寤不知所謂已而得安吉令乃知一女是安字十一吉字也後秩滿復夢前女云明府今又當宰妾之邑然妾家止餘三口矣未幾得臨安臨字有三口字也

夢談

吞印十四顆

劉滋累舉不第嘗夢人提印滿籃令吞之滋乃吞至十四顆遂不能復吞後登第果歷十四任而終

夢談

省榜三十四名

什百

杜居寔夢川中放省榜三十四名而居寔與其數覺而怪
曰省榜不下三百人且當在京師不在川蜀遂不能曉至
建炎初朝廷以險阻分路省試蜀果中三十四名而居寔
果與焉

當坐第四

王邁乞夢九仙廟夢登一閣上設四席邁據其首童子謂
曰君當坐第四次年入試初擬首卷移至第四

夢談

活億萬命

宣和間楊敘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活億萬命可免
敘告以期迫不及神曰魚子不經鹽三年可活曷不圖之

敘由是大書神語於通衢令人皆知戒剖魚即取子投水
中敘後亦登高壽

前後各三年

興化黃廓無子携妻妾禱羅漢堂祈夢夢羅漢云前後各
三年後妻生子杰妾生子燾同歲生非三年也至淳熙甲
辰杰登第丁未燾繼之相去乃三年云

夢談

欠柴一千七百束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
事判官柳嘗夢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
解之韋私謂人曰柴薪木也公將不久乎月餘柳果卒素

貧韋為部署米麥鏹帛悉前清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

酉陽雜俎

喝六作五

許叔微少嘗以登科為禱一夕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於是精意方書久乃通人無高下悉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聲名益著復夢人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閣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上一名陳祖言下一名樓材及注關用升甲恩如第五名授職官以歸與詩中之言無一字差

說

醫

陰德延三紀

竇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脩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復夢其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挂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三紀賜五子各榮顯

范文正公述

師憲做第一俊卿居其次

黃公度字師憲自莆田赴省試初與里中陳俊卿約同行以事未辦集公度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詣黎山李侯廟謁夢神告曰不必吾有言只見陳俊卿他所說者是已黃至臨安方與陳會即謁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廟也辭

什百

卷之九

以不能知黃逼之不已陳怒大聲咄曰師憲做第一人後
卿居其次足矣黃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既揭榜如其言
宋史

四十年前事

宋泉州士子曾從龍夢一人屈指數云四十年前事明年
春及第蓋泉自梁克家大魁後至從龍方四十年故也

二十年前事

真德秀帥潭州時有程二者開旅店生子年二十餘屢謀
於所厚者欲殺其父所厚者恐累已赴官首之真喚其父
母問之亦云云逮其子赴左院推勘遂卽隼伏索到鼠尾

刀解官問其故則卒無說喚問其鄰里亦云常挾利刃其
謀叵測但其父子之間並無他故獄已成真疑之改送府
院推勘亦如前款真終疑之展轉年餘真一夕炷香告天
地神祇夢神告之曰此無怪其然乃是二十年前事耳真
旦起未遑他務首喚程二屏去左右告之曰今日獄已成
但爾心下別有何事程倉皇良久曰無事真曰爾二十年
前做甚麼事來此事我知悉爾其無隱程乃啞然曰二十
十年前有瀉山行者在店安歇欲買度牒其貪其財物殺
而有之所殺屍見瘞厨中真乃委官籍其家產可千緡并
掘其屍果在遂將程二送左院餘人並釋放入府禁審其

子準伏與前詞無異復曰彼為爾親父爾何故欲殺之其子又無說真曰你別做生計不見爾父何如其子曰某不會做甚生計真曰你若做生計我自與你一千貫錢去其子曰若得千貫錢我買本度牒為山出家去真遂將所籍家產千緡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時嘉定壬午年也洗冤錄按程二殺行者已得其屍自合抵命而止於編管豈末法然耶

與汝七十七

龔明之幼逮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夜禱於天乞減已五齡以益李壽灼香於頂者七聞腦中有爆烈聲不為動

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明之以諸生貢京師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異日計明之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吳郡志

十餘棺

趙良器嘗夢有十餘棺並頭而列良器從東歷踐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後果歷任十一至中書舍人卒

只欠寺內錢八百

宜春郡齊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其寺常住莊田孳蓄甚多老僧夜夢一老姥衣青布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

錢八百老僧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于寢壁同住僧徒亦無有知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牯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具白老僧云常住牛死欲貨之屠者數輩皆耐價八百老僧歎曰償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歎

玉堂閒話

小兒數十輩挽衣

湘陰尉袁政以治水為夏尚書所薦陞遂安令未上任宿於驛亭夢小兒數十輩皆血淋漓者挽令衣覺而問諸父老父老荅曰此邑凡生女即不舉夢始以是乎袁即日下

今禁之後邑中生女皆名袁留

吳中人物志

黃曆十五冊

莫行人灝會試時中一曰八十六名同年童僉憲軒問先此有夢否莫云夢人授黃曆十五冊不可解童云曆十五冊得一百八十月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十五年得六閏非一百八十六乎莫始知夢之巧如此

古今夢徵

一級六七級

童學憲軒於丁卯秋赴試畢夢坐梯上一級頃之有王坊長者捧茶其前童下梯六七級取之遂坐其處及放榜則中六十七名赴鹿鳴時李府尹敏謂言初擬子為榜首疑

對策太詳似宿構者已落之矣及填榜過半王翰林一寧
偶取落卷視之見子名予言是小試首卷李瞿然歎曰幾
失此人遂援筆批曰三場超出衆作取之童次日領卷始
悟一級及六七級之意古今夢徵序

二冊第二葉內

成化丁酉鄉試畢吏科王給事夢人送鄉試錄二冊王取
觀之見上一冊第二葉內有沈希遠名又展下一冊亦見
第二葉內有蔣浚名再欲檢閱其人不從遂寤詰旦沈造
王王惡言之及放榜沈中第二十五名錄上第二葉內也
後庚子科蔣中第十九名亦在錄中第二葉內乃知上下

冊者二科試錄也古今夢徵

二十七仙人

詳音樂部唐玄宗

二十八日當拜

詳幃服部桓誓

呼召部

太乙君召

武帝夜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上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
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乙君召覺即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
將舍朕去矣漢武帝內傳

呼召

卷之六

十七

天子請入第

清泰中晉高祖潛龍于并部也常一日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群僚莫知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

玉堂閒話

劉鎮軍相迎

劉穆之夢有人稱劉鎮軍相迎且占之曰吾死矣今豈有劉鎮軍耶後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業武帝時為鎮軍將軍

續異記

功興召我

寇謙之少遇仙人成功興與之遊嵩華食仙藥遂隱嵩陽始光中召至闕謙之謂弟子曰昨夢功興召我於中嶽仙宮遂羽化有青氣如烟從口中出天半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尸解後東郡沈猷見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為仙矣

昌平志

一僧手招

智顛七歲誦法華經便能記憶謂九蘇山思禪師得其宗旨一夕夢登高山見一僧以手招之曰此天台也顛遂往天台開林云

呼召

人呼事急何暇眠

苻秦徐義為尚書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至夜義專念觀世音有頃忽夢人呼之曰今事急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並疲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而遁隱草中少頃便聞追者交馳秉炬無見者追明賊散義歸投鄴寺遂得免焉冥祥記

大后来呼臣

馮誕以外戚被寵遇帝發鍾離誕卧疾與誕泣別誕言夢太后来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去鍾離五十里許誕計至

太后即誕祖姑也

北史

前鬼來召

唐殿中侍醫孫迴璞奉敕往齊州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孝義驛忽見一人來曰我是鬼也魏太師追君為記室因出書示璞璞視之則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召我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太監令我召君璞請曰我奉敕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及入京奏事畢訪徵已薨計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夜乃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

八卷之九
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卽推璞墮山下忽驚寤真祥記

丁郢執符牒來追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常得疾腹中生物塊隨氣上下攻繫臟腑一夕其塊逆上築心沈然長往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夢見一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神命來追王簡易我卽隨使者行可十餘里方到城隍廟門前人相謂曰王君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尋得見神告之未合死且乞放歸神命左右將簿書來檢畢曰猶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內物又上築心逡巡復醒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其妻問小奴何人也簡易曰我舊使僮僕偶因

約束致斃今腹中塊物乃小奴為祟也妻問陰間何罪最重簡易曰莫若殺人言訖而卒報應錄

白鬚翁召庭奏

長慶間成德軍節度使田弘正御下無法民衆咨怨時王庭奏為部將以使事在鄴夢白鬚翁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庭奏謂之曰患難將作不可久留既覺卽辭魏帥而回抵家未逾旬弘正為亂兵所害將校共立庭奏飛章上奏朝廷徵兵攻討不下及文宗卽位下赦就加節制徵其子元逵入侍因令尚壽春公主庭奏在位十三年卒贈大師耳目記

六卷之九
三十一
褐衣鹿憤人召去

陳留蔡少霞為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為終焉之計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憩焉不覺成寐夢中為褐衣鹿憤人召去經歷門堂見玉人命以領事即引至石碑之側令書其碑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立卿撰書畢因覽讀之忽焉遂寤猶能記憶云

集異記

人來縛身

商靈均夢人來縛其身將去形神垂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當取之耳後除衡陽守辭不得免果卒于官

夢苑

長索連驅而去

隴西李梢雲性誕率好縱酒其妻夢捕梢雲同數十人裸以娼伎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妻驚覺因為說之而梢雲夢亦相符遂斷葷持金剛經者三年後以夢滋不驗梢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梢雲遂復縱酒肉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聲伎歌飲流連自午至暮大風忽作其舟即覆與眾客諸伎皆死於水竟驗連驅之夢云

兼令相追

呂諤嘗晝寢夢為地府所追隨見判官判官云此人勲業

呼召

甚高當不為用諍便仰白毋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甚切
判官令將過王尋問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為誰
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職當其任遂放諍諍時與妻兄
顧况同宿既覺向况說之後數十日而適攝吳縣丞甚無
恙而况數玩諍以為歡笑適月餘罷職修第於吳之積善
里忽有走卒衝入謁云丁侍御傳語令參三郎適云初不
聞有丁侍御為誰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卒於餘杭何名
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惡之曰地下侍御何意傳語生
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獨傳語名籍已定難可改移適乞為
求代卒去復來云侍御不許催令促裝因中疾數日而死

廣異記

石郎召我

契丹耶律德光遇石敬瑭反遣使求救白其母曰吾嘗夢
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耶遂破唐兵立敬瑭而還
五代史

今奉召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
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詔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狹隘欲
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為期至
日平明且當來也既寤便能下牀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教

呼召

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為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曙乃卒稽神錄

英宗召語

蔡抗初為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宮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義兼師友及英宗立召為三司判官諭曰卿吾故人勿以嘗禮自踈也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居數日夢英宗召語眷如平生驟得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郎中宋史

人稱勅召

張洞初以太常博士出知棣州夢人稱勅召既出如拜官

然顧視旌旗吏卒羅於庭及後為江西轉運使移淮南轉工部郎中夢復如初洞疑已不復永年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宋史

秦伯召飲

劉景復夢吳秦伯召令作詩劉使酒以金如意擊傷侍兒血流襟袖因驚寤視壁間繪畫侍兒果有損痕云呼之曰起

常鄂國遇春狀貌甚偉臂有脩毫黑色如猿年二十歸群雄劉聚驍勇為諸軍冠後察聚剽掠無遠圖聞高皇威名乃糾腹心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

度劉

卷之九

二

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因寤果見 高皇騎從至乞
歸附 高皇曰爾聚劉聚何忽改圖雖然察爾氣度非聚
所得有也遂用以為前鋒

明興雜記

綠衣人召至帝所

詳文翰部蕭貫

為泰山府君所召

詳人身部張審過

素書聘為白鹿洞主

詳黃冠部高懌

虔劉部 管責桎梏附

河出符信戰即尅

黃帝伐蚩尤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
太一在前天一備後河出符信戰即尅矣黃帝寤思其符
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兵應也戰必勝
力牧與黃帝俱到盛水之側立壇祭以太牢有玄龜啣符
從水中出置壇中而去於是黃帝佩之以征即日禽蚩尤
黃帝出軍決

戈擊首墜

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獻子昔弒厲公以
公故與子訟 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

虔劉

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
 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荀偃
中行獻子也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已
 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
 州綽門于東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反
 役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寅卒
 左傳

伏已監腦

城濮之役晉侯夢與楚子搏晉文公名重耳楚子伏已而監其腦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

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也晉師陳於莘北楚子玉以若敖之六

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胥臣以下軍之佐犯陳
 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
 潰楚師敗績晉侯獻楚俘於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
 侯為侯伯晉於是乎始霸左傳

與海神戰

秦始皇遣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始皇夢與
 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
 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人可至乃
 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

夷劉

卷之九

一

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杲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史記

為恪所擊

孫峻初與諸葛恪同受顧命後因恪勝魏輕敵復欲出師頗失人心遂構恪欲為變以計殺之殿上及峻使呂據征魏餞之石頭入據營惡據軍嚴整稱心痛去是夜遂夢為恪所擊恐懼發病死吳志

誅大將軍曹爽

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

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曹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矣闔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已而爽果見殺

漢晉春秋

枉殺貧道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為撫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兒慶為沙彌併殺四道人後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明日毅遂得疾日羸瘦後夜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枉

度劉

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主師屢有靈
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毅便歎吒出寺因上大樹自縊而死
還宛記

正中死處

姚萇初殺苻堅及稱帝後如長安至新支堡疾薦興疾而
進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
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為語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
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
臣又曰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至長安死北史
此奴所我

高澄當國有梁將蘭欽子京為東魏所虜澄命以配厨欽
請贖之澄不許京再訴澄杖之京乃與有黨作亂時澄居
北城東栢堂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
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
京聞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
京揮刀曰將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於牀下因見殺北史

魯徽引弓

劉聰將趙染次新豐晉索綝拒之染紐於累捷有輕綝之
色長史魯徽諫曰司馬君臣將致死於我將軍宜整陳按
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鬪况於國乎染不聽戰於城

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
命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懷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
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死者
無知則已死而有知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伏
牀枕而死迨染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
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北史

人害已

梁末帝卽位康王友孜自恃體貌竒偉又目重瞳子陰懷
覬覦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
末帝方寐夢人害已既寤間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

劍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 五代史

明日當戰

隋漢王諒反周羅暉副楊素討平之諒餘黨據晉絳等州
未下羅暉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
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絳州長史郭雅祝曰公恨
小寇未平耶俄而風靜馬行是年七月其子仲隱夢羅暉
曰我明日當戰次早其靈座上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
帶持之狀是日絳州城果陷云 隋書

挽弓射溫

度劉

朱瑾既除徐知訓自刎瘞廣陵北門徐溫等惡之發其尸
殺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
立祠其上 南唐書

高力士刺李輔國

李輔國恣橫無君代宗漸惡之一夕夢登樓見高力士領
數百鐵騎以戰刺輔國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
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覺不言及輔國為盜
所殺帝異之方以其夢話於左右 杜楊編

既殺又食我肉

唐元和末王師討平鄆汴卒有食鄆士之肉者數歲暴逆

夢其所食卒曰我無宿憾既已見殺又食我肉何不仁也
我已訴於上帝矣當還我肉我亦食之徵債足矣汴卒驚
覺流汗及曉病楚宛轉視其身唯皮與骨如人腊一夕斃
逸史

五戒殺貧道

唐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聽講道
逢一人着衲帽弊衣掐數珠自云五戒夜至馬嵬店同宿
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及四更即同發去
店十餘里五戒忽袖中出兩刃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
五戒騎騾驅馱即去主人即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

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珮持弓箭乘馬趕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卽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朝野僉載

被殺臥牕下牀上

瑯琊諸葛覆為九真太守家屬悉在揚州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推元崇墮水而死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尸骸流漂怨酷啣悲歎歎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臥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明日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其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

舉家號泣因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具疏夢託二徐驗之道立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兇人卽皆欵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喪還揚還寃記以刀斫我足

濮州李植與弟概赴省試名將出同榻而臥概忽驚叫植問之曰夢人以刀斫我足覺猶痛楚明日放榜概預奏名後數日偶聞行有人拜於途次乃濮州軍吏云喜六郎過猶其今隸名貢院昨以六郎出榜其幾遭笞捶問之何故乃曰六郎之名乃木傍旣誤書槩字為旣下木主司大怒然已逼出院許修改無異則免責罰遂以刀子刮其下木

幸而得免叩其修宇之時乃概夢力斫足之頃也植嗟異
久之幕府燕談

將兵由獨松關

鄧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
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泄乃言昨夢
濟王大怒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以此令道
樞於高峰頂為膽心章哀告上帝已而獨松果黃頭先鋒
斬關而入宋史

持刀救駕

平都督安帥師與靖難兵戰于淝河安操長鎗馳馬追

文廟幾及之會馬蹶不克先是 文廟夢與安戰將敗一
男子豐貌美髯乘白馬持刀自西向東聲言救駕即砍倒
安馬 文廟得脫問之曰臣莘城城隍神也及與安戰始
末一如夢云

為此奴所殺

詳冥感部高昂

戈擊悉投於河

詳燈火部崔浩

筆責杖之二百

濮陽縣侯夏侯道遷以長子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及道

度劉

遷卒夫居喪不戚費產肆飲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世寶為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痛楚大叫而寤汗流沾席次早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夫具陳所夢夢後二日而死視其尸體大有青赤杖痕北史

拾得打我

國清寺護伽藍供物為烏鳥所取拾得以杖擊護伽藍首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是夕闔寺僧夢神曰拾得打我

庭下鞭背

寶祐間陳統制在城隍廟夢數卒押王都統至庭下鞭背覺以語王王怒叱之未半月王疽發於背數日始愈夢談

手把兩杖極打

詳帷服部宋楠

囚繫被枷鎖

斛律羨金之次子光之弟也以合門貴盛深用為憂光在鄴羨使人騎快驢往還無日不得音問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夢羨被枷鎖勸速走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利鎖吉利也然不能無疑乃令在州諸子鎖頸

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日晚而歸以為襁馱及光為祖珽輩所害勅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驛捕之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曰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勅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廳事北史

此中易入難出

歷陽謝允年十五為蘇峻賊兵王免所掠賣東陽蔣鳳家嘗飼虎檻中狗入則一虎攀木仰視允謂虎曰此檻木本為汝施而我幾死其中汝不殺我我放汝乃開檻出虎賊平後詣縣自理烏程令張球不為申別桎梏考楚允夢一人謂曰此中易入難出汝有慈心當救拯既覺得理還部

西上武當山太尉庾公聞而愍之給其糧資隨到襄陽見道士說吾師戴先生非世間人也云若有西上欲見我者可將來君是謝允否允因隨去入武當山齋戒三日進見乃是昔所夢人也按戴先生即漢武帝所遣上將軍戴甄生也甄異傳

判云准法

崔圓少貧賤依親李彥先彥先時為刑部尚書待之不甚加禮一夕圓夢桎梏其背百人為兵擁入大府呼姓名領過判云准法彥先親見紫衣貴人據案中坐乃圓也遂躍出哀呼貴人曰李彥先特收禁流汗而覺自此方厚待之

因薦于楊國忠遂以知留後旬日拜相京城克復彥先坐受偽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俱合誅死時圓為中書令詳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彥先大呼曰相公獨不憶昔年耶圓乃悟遂判李彥先收禁具表其事請贖罪許之得流嶺外

唐逸史

夢占類考卷九

夢占類考卷十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陵墓部

賜東園器

梁商夢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

以栢木黃心為槲曰黃腸

未幾

薨

漢紀

棺木溺漬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為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見一人跪前曰昔人葬我於此棺木溺漬聞君在此欲屈暫住須更為相遷高燥處穎問曰子為誰對曰吾本

陵墓

卷之十

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必念之穎曰諾忽寤天明即起率數人覓之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得棺棺甚朽壞沒水中穎為移其棺葬之而去

搜神記

芻狗

魏文帝以周宣為中郎屬太史嘗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墮車折脚宜戒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天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曰前後三時皆此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

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謂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鑠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車鑠之後必載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魏志

二棺自天而落

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索統曰棺者官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為二職焉

史

可急開棺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而不

陵墓

可解引喪者頓仆稱識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頓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至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旣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其父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舍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而驗之畿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食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毋妻不能無倦舍獨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畿竟不起

晉書

一冢極高大

陽休之在洛將仕夜夢在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登冢頭見一銅柱跌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意冢冢者冢字之謂也後果驗

北史

墳大工須萬日

韋溫應兩經舉登第補校書郎歷官中外三十年召拜吏部侍郎忽瘍生於首謂子壻張復魯曰予任校書郎時夢一黃衣人齋符來追及涯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

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決矣明年卒樊川集

昇一棺至堂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思不欲說公彊之婢曰夢有人昇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甚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因話錄

累棺從地至屋脊

高適任廣陵長史嘗謂人曰近夢於大廳上見疊累棺木

從地至屋脊又見傍有一棺極為寬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滿其後累歷諸任改為詹事定命錄

平涼謝瘞

劉昌至平涼劫盟之所收聚亡歿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克責遣秘書少監孔述霖及中使以御饌內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為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槨衣服葬於涉水原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德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題以塚名諸道莫不感泣唐

史

發壙得父墓

伊慎幼孤長善騎射始為果毅喪母將營合柩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旬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壙果得舊記驗時大曆八年也慎以前後戰功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

唐書

移高燥處

商仲堪在舟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酌酒其父夢見其人來拜謝

夢雋

瘞前岡梧桐樹下

周大雅赴省試道宿山寺夢一人緋袍橫馬謂曰某沉淪於此三十年君能舉我瘞之前岡梧桐樹下吾能使君登科且與君世為婚姻既覺見鄰壁有一柩問寺僧僧曰此廣東李通判柩也三十年餘無人問者大雅乃自以為姻親遂買前岡地葬之試前一夕有人推門饋經義三首忽不見及入試正此題也遂得中式後為子娶廣東巨族李氏考其祖即通判云

夢談

魯肅爭墓

王伯陽亡其子為之營墓得二漆棺相傳是魯肅墓移置

後墓

卷之十

南岡夜夢肅怒云當殺汝父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我爭墓後於靈座禱上見數升血疑魯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搜神記

葬墓被劫

樊澤為襄陽節度有巡官張某者父死葬鄧州北張忽夢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賊劫去衣物今日入城來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後即不得矣張夜起涕泣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黨六人并賊帥之妻皆獲澤引入面問之曰汝劫此墓有異耶賊曰某今日之事亦不容隱必是為神所訴某夫妻每劫

携酒爇火諸徒黨開墓至棺某夫妻與其亡人遍為斟酌某自飲一盞妻飲一盞即以酒瀝亡人口中云主人飲一盞又妻飲一盞遍便云酒錢何處出其妻應云主人出遂取衣物寶貨等某昨開此墓見棺中人紫衣玉帶其狀如生某依法瀝酒云主人一盞言訖亡人笑某等驚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帶亡人呼曰緩之我腰痛某等皆驚懼馳出自此神魂恍惚即知必敗澤乃立案悉殺之

逸史

此非汝母之穴

羅永之購得善地欲葬母夜夢人語之曰此非汝母之穴乃義城黃孺人受用葬一年家不安遂改葬後有劉氏來

陵墓

卷之十

買此地問欲葬何人云葬母問母何姓曰義城黃氏永之知是天數遂與之劉子孫後通顯夢談

杖指葬處

黃贊父君道求官京師贊年幼留江南及長聞父娶後妻居永平往省之則父沒已三年矣後母聞贊來挾其貲更嫁拒不見贊贊哭語人曰吾來特省父歿當奉其柩歸求見後母欲知父柩葬處耳非利遺財也後母之弟聞而憐之與俱至永平求之不得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按夢地求之後母弟云葬時有某物可驗果如夢得驗物奉父棺以歸元史

保護古冢

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居宅中先有古冢每日作茗搏輒先以著其上二子患之曰古墓何知徒以勞意欲掘除之毋苦禁乃止夜夢一人云自沒來三百餘年謬蒙惠澤賢子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潛壤朽骨敢忘翳桑之報明日晨興於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自是設饌愈謹異苑

赤丁感葬

洛陽羊穎曾葬一枯骨夢人謝曰我本強寇為同輩所害感公收葬當獲陰護此後公但有急幸呼赤丁子穎後如

其言果有驗北廬錄

奉為凶具

謝奉與鄭猷善忽夢猷與人爭錢因落水死奉為凶具既覺即往猷處具說猷曰吾昨夜夢與人爭錢惆悵不語落廁而死先為凶具一如所夢未幾果驗云

盜發墓刺股

元周文英好讀叅同契晚歲遇仙期以會在戊亥間至甲戌無疾端坐而逝葬虞山順帝末年大亂盜發其墓其二子皆夢文英歸語之曰吾墓被盜發盜見吾指甲長身完好疑我生人乃以鎗刺股又見有血皆疑畏幸不加殘毀

今棄尸某溝中可往求改葬之二子驚寤往物色之遂得其尸股上創在焉乃改葬於獅山

勿奪吾宅

元朱德潤之大母施夫人疾亟其大父秘書君卜窆於陽山之原施夫人夜夢一衣冠偉丈夫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明日鑿地深可五尺得小石碑刻曰鬱林太守陸君績之墓旁有小石刻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夫父隨掩之而更卜焉施夫人復夢偉衣冠者來謝曰感夫人盛德真得為夫人孫矣是夜君生見虞集周伯琦墓志德潤乃恭靖五世祖吳中傳朱狀元為陸績後身本此郡

一棺前行

施太史槃吳縣人已未殿試畢夜夢一棺前行以有百人隨之號泣心頗異之明日傳臚槃狀元及第而曾進士止百名後施入翰林甫半載而沒其夢果寓園雜科所取

大墳露棺

諸宗伯大綬乃兄夢至某所見大墳一區須臾墳裂一硃紅棺露焉衣冠佩玉者自棺中出揖其兄使入其兄難之忽大綬至與冠裳者抗以其背抵冠裳者之背使復入不

解所以既而侍聞天卿淵言此夢聞曰此地惟吾知之乃宋狀元山陰王佐所葬也次君其狀元乎其背相抵前輩後輩之謂也及丙辰諸果大魁天下狀元錄

葬地某形者吉

王明府銳兄弟為毋繆孺人預卜墓地既得二地莫知適從忽一夕孺人夢有人告之曰某形者吉蛇形者不吉覺而語諸子諸子駭之問堪輿家堪輿家初不知為某形某形也復至某地熟視之則某地果某形某地果蛇形一如夢中語然則傳中所稱牛眠而馬嘶者其皆可信矣乎荆

川集

陵墓

卷之十

二

掘墳炬入墓

劉期發掘人墳葬親謂當出富貴不數年期死越月其子因奸下獄夢神謂曰爾發掘墳墓當絕祀已而家業蕩盡將遷居覆舟溺死無後墓為賊斧棺斬屍

異夢全書

英靈部

灌壇令當道

太公望為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也嫁為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得作風雨夢覺召太公是日果疾風暴雨

博物志

余得請於帝

晉侯

名夷吾是為惠公

改葬共太子

共太子申生也

狐突適下國遇太子

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及韓之戰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乃許晉平

左傳按妖夢是踐一語則知遇太子者夢中遇之也

授之陸渾

英靈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
眾奔甘鹿園大獲韓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
使穆子帥師穆子荀吳也獻俘於文宮左傳

天使謂已祭余

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
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
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
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
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左傳

相奪予享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審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
類不歆其祀祀鄩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言祀鄩夏后自當祀相
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左傳

康叔立元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
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
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于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
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嬀
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

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筮襲於夢故孔成子立靈公
靈公元也左傳

黑帝

孔子毋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班固典引所謂先命玄聖
蓋本於此 春秋演孔圖

上帝責䟽

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像穆公不識棄馬坊中公染疾夢
遊上帝所極被責䟽覺問由余曰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
所製棄之馬坊今所苦得非此像為之耶由余曰然公取
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 法苑珠林

與神遇

漢高祖父曰太公毋曰劉媪其先劉媪常息大澤之陂夢
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
有身遂產高祖 史記

白頭翁教臣言

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
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
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
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
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

千秋為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

漢書

祖宗譴罷諸廟

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韋玄成為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方議罷孝文孝景廟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諸廟祠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為文禱於高廟又告謝毀廟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

漢書

蘇山

習郁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山

襄陽耆舊傳

先帝太后如平生

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

後漢書

桓帝

靈帝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眾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

英靈

殺勃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卽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
大中大夫程阿共構言皇后挾左道呪詛帝信之遂策收
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
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
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
察帝既覺而恐尋亦崩焉後漢書

賈逵王凌

王凌貳於司馬懿為懿所收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
王凌是魏忠臣惟爾有神知之時四月也至六月懿寢疾
夢賈逵王凌為祟遂薨于寶晉紀

北斗君

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拜跪曰府君當
為北斗君明年七月復有一案四封文書云陳康為主簿
覺後康至曰今來當謁攸聞益懼問康康曰我作道師死
不過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為忝矣明年七月二人
同日而死幽明錄

鄧公求治舍宇

京口新城有鄧艾廟毀已久晉譙王司馬恬為都督夢一
人自稱鄧公求治舍宇恬乃令修造之異苑

百餘人錄充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聞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將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係嗣死於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穠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

畢竟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趙王倫廢賈后以詔召賈謚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虞下乃就斬之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所謂勗之先德指荀彧也 晉書

人盡南渡

戴洋為都水令史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 晉書

長沙王

晉王僧虔秉政使從事宗寶統作長沙城忽見一傳教官

語曰君何敢壞吾宮室司命官相誅尋宗寶墜馬其夜僧
虔夢見一貴人來通賓從鮮盛語僧虔曰吾是長沙王吳
君此所居之處公何意苦我若為我速料理當位至三公
僧虔於是立廟自後祈禱無不應 湘中記

雷池君討侯景

王僧辨陳霸先討侯景軍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問
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云下征侯景須臾
便還云已殺景竟三月諸軍進剋姑孰次蔡洲景登城望
官軍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無何景眾大潰景伏誅

梁書

梁武帝

陳霸先初立梁元帝子晉安王而輔戴之會稽虞涉本梁
武世為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帝謂涉曰卿是我舊左
右可語陳公篡殺於公不利事甚分明涉未見篡殺形迹
不敢言數日復夢并語涉曰卿若不傳意卿亦不佳涉雖
嗟惋決無言理無何太史啓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
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主而自立爾後涉便得病又夢
梁武曰卿不我語今禍及卿陳主尋當知也涉方啓夢之
由陳主大驚遣輿迎涉面相詰訪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
事六七日涉死尋有韋戴之事 還寃記

英靈

卷之十

三

不惜放卿還

陳荊州陷沈炯為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才而留之每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帝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間凌雲故基共原田而膺膺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

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東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微福奏訖其夜炯夢經宮禁兵衛甚嚴炯便向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無何便獲東歸

陳書

旦將禍集汝門

秦主苻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法清河王苻法也是夜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等率壯士潛入雲龍門苻堅等鼓噪繼進宿衛皆捨杖生猶昏寐未寤堅等引置別室俄而殺之

北史

晉侍中稽紹

北魏主將還洛幸洪池命任城王澄升龍舟問之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稽紹故此奉迎神爽早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于至洛陽而遺稽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北史

神見後園

北齊武成帝高湛夢神見於後園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唇自是而後齊大亂以至於亡

天神將生

隋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既寤言蘇威告之是時煬帝蕭后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元德太子昭及長而敏慧年二十三有疾煬帝令巫者祝之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而薨隋史

他日更仗主盟

隋溫陵太守歐陽祐舟次大乾溺死後人立廟祀之頗神異宋李綱嘗謁廟夢神延接讓令上坐綱辭神曰他日更仗主盟及神加封時綱已拜相果與署名八閩志

白頭翁謂寂

裴寂少孤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
曰窮困至此敢脩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
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以後
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郎晉
陽宮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每延之宴語通宵時
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為高祖所厚遂以情告
之寂許諾即與高祖定策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
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
臥內呼為裴監而不名賜爵魏國公

顏杲卿

顏杲卿被殺棄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
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

終南山進士

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疴疾作晝夢一小鬼
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搢一筠扇盜太真繡
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
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
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
小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靴朝靴逕捉小鬼先刳其目
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終南山進士鍾

趙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發誓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疴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進呈上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耶賜以百金

唐逸史

蒲圻縣神

竇參常為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皆祀之竇至戒期除毀夢神謂曰欲毀吾所居吾且害公公當為相幸且相存令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參驚覺乃自入祠祭酌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先報之

戎幕閒談

館我於羅池

柳侯宗元既謫一日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醉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間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而為神後三年可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翼等見而拜之其夕翼夢侯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廟成大祭有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予謂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

韓昌黎碑文

黃魔神

唐咸通中蕭遘自太史竄黔南泝三峽秭歸夢神人曰我

黃魔神也居紫極宮西北隅將祐助公出此境

峽中寰宇

壁畫靈官

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人天使者廟醮罷夜夢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嘗為將軍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為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即與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既即路至五昌兩軍大相嫌隙剋日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携劍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

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何為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為汝等死兩軍為一矣遂自刎兩軍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彬因述記以申明之

稽神錄

廬君來擊

顧邵為豫章禁淫祀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即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

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
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
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
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
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荅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
能讎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忽
忽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閣悉閉如故三年邵
果疾篤恒夢見廬君來擊之家人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
勝正終不聽遂卒

志怪

蔣侯遣人奉迎

咸寧中韓王劉三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美人像三子醉
各指像戲相匹配是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曰家子女
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日奉迎三子以其夢異試相問
而果符協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無何俱夢蔣
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旣已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
中悔經少時並亡

吳安王許助開鑿

福州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為福
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
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

英靈

卷之十

祭祭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憇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
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
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

金溪閒談

爾來何遲

文處補戶曹掾時雨廢民業太守憂色處奉教齋戒在社
三日夜夢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處具白所夢太守曰昔
禹夢繡衣男子稱滄水使者禹知水脉當道若掾此夢將
可比也明日果大霽

長沙耆舊傳

紫府真君

張忠定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

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
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欵似有欽嘆
之意公翌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
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
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其上座耶兼濟云無他
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期年禾麥未
熟小民艱食之際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
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其上上也令
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蕃衍至今在仕

路者比比青紫

厚德錄

莫管閒事

宋胡仲徽赴癸酉秋試寓於城隍廟巷民家樓上有富家子應舉欲胡為助許以錢三百千胡謝之曰吾固甚貧然學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也何暇及他人乎富家子去期以明日再造仲徽以厚餌意亦未決夜夢黃衣卒登樓報榜胡詢已之得失卒曰正為公姓名在榜所以來報卒既下樓復還白曰秀才解名雖定更須莫管閒事乃可胡矍然而寤思書之所囑力却之果預薦

應魁聖王

宋泉州府治西鐵爐廟之神曰應魁聖王士子求科舉者

多謁夢於此慶元四年秋曾從龍禱於廟夢有幅紙示之云兩爵並躍於今秋一薦獨橫於天下是科兄弟同舉明年春果擢狀元狀元錄

岳侯請交代

宋陳文龍初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地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於學恒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路顯達後端宗移蹕福州復除叅政充閩廣宣撫使即本軍開闔元兵入境招降使者兩至文龍皆斬之有諷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既而林萃等叛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

可相迫耶卒不屈俘繫至杭不食謁岳飛廟大慟卽夕死
廟中謚忠肅乃符前夢云

百花大王

宋韓子師鎮平江夜聞鼓笛喧訇問何處作樂老兵言後
園百花大王生日府民年例就廟獻送韓意謂非典祀行
將毀之兵馬都監夢重客入謁曰吾百花大王也久獲血
食府園今府主將毀吾居願賜一言勸止都監醒寤旦詣
府稟曰尚書欲折百花廟乎韓驚曰夜來有此念初不形
言君何由知之都監具以夢告韓歎其靈議遂寢

姑蘇志

速行虜至

吉州縣江濱有石林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
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卽命發舟指顛虜果躡其
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

吉州志

全死亦當如我

李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人
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其敗果斷左臂而死

貴人入其家

宋江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笞健士璘俛
首不荅歸語其子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喜
丈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氏夢一貴人入其家

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為宋相家居
死節列忠義傳云

南嶽降

趙葵將生蒲圻縣西梅隱坊下一人夢南嶽神降其家後
為宋代名臣

人不當發惡願

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姓者帥兵向晉安
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携劍禱于李回梨山廟且曰願以
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神謂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
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吳自

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乃不死于人手云

稽神錄

梓桐神

河南人衛庭訓在酒肆夢與華原梓桐神飲結為兄弟一
日神言往濯錦江立廟復見夢於鄉人云可請衛秀才為
廟祝明日鄉人遂留衛云

集異記

神人盛服來告

韋騶自稱逸群公子遊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
謝病去騶弟驟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向水濱慟哭移舟
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
惟此殃焉用爾廟為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曰

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昔為城守方聞謹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遂命漁舟施鈎緡果獲弟屍於岸

甘澤謠

土地逼水頭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彞為郎中宅在東郡毓材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乙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日率其類逼水頭並不衝圮李宅

北夢瑣言

縛一小兒將去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瘧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瘧鬼既去廟二十餘里寢夢塘上有一騎追之甚疾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瘧疾遂愈

錄異傳

江神

隆安中丹徒民陳惺於江邊作魚簋潮去於簋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惺夜夢女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簋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惺寤而驚懼適潮來女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

洽聞記

袁雙催功

袁雙者袁真弟四子也真為桓宣武誅雙及禍太元中丹陽有虎災雙見形求立廟廟未就被虎之家多夢雙至催功甚急廟成虎暴乃息

太平廣記

石婆神

皇甫弘應進士舉至華州忤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聞徽自華州知貢舉自分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壻皇甫郎欲

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即拜謝乳母却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豈無驗乎乃却入城應舉徽意欲屈之及榜成將寫徽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文章來既開乃弘文卷徽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弘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一頑石牧牛小兒戲為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北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奠拜而歸

逸史

金天王告相國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使京師遺公卿書誠計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夢見一人謂曰金天王命召君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廟前使者入白趙拜階下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此間吏輩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數千錢遺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以荅書遺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

且慰勞云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今遣汝爲裨將無懼趙拜謝徑歸淮南而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竒歎久之明日晨起說於賓僚卽命釋趙署爲裨將

宣室志

白光化爲金色神人

元上世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牕中入化爲金色神人來透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曰孛端义兒狀貌竒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

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十世後果生鐵木真為元太祖元
史

太祖召見語

元怯薛官哈刺章者阿兒刺氏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於安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以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汝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語汝汝明日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亟汝告而不改則吾他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日哈刺章入見帝具以

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已無疾而卒矣

元史

南嶽真人來見

虞汲娶國子祭酒楊文仲女文仲守衡時以汲從汲未有子為禱於南嶽汲妻既有娠將免身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是生集集三歲即知讀書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可携楊氏口授語孟左傳歐蘇文輒成誦比長盡通諸經以春秋名家自將仕郎十二轉為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元主嘗出獨

見建奎章閣以延咨訪特以集為學士且集孝友篤至有恤孤之仁有知人之鑒不獨以文章爵位顯固宜其為神人云

元史

北嶽神入室

倪文僖公謙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氏夢緋袍神入室寤而生文毅公以為嶽神所感也因名岳岳生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以進士入翰林多建白為本朝名執政云

雨至矣

高太守復洪武初擢知長春政有惠愛歲遭大旱齋於城

隍祠禱之夜夢神告曰雨至矣黎明果大雨歲大登民頌焉

汪姓者急捕之

洪武中吳江富室殷子玉延里儒夏尚忠為塾師有主文葉茂林者嘗干于殷殷不之禮葉以夏不為助言啣之遂與一戍汪麟齒者密謀匿名誣奏以藍黨事朝廷覺其寃差御史史廉之史潛訪數月未得實間宵行至仙里橋聞一人作氣曰一件大事想不得明白矣詢之曰葉茂林也識之隨訪葉葉已充陶京衛家奴一日縣官酌客於郵亭葉歸以丐者故肆逋慢官吏驚疑而起史即命吏抄案一

邑皆駭竟提夏等一千人鞫之無驗乃喻之曰汝等恐為人陷之邪試思之衆不悟復喻之曰幽有神明吾為汝默禱乃露香不解衣而寐越三宿夢有五靈神告史曰汪姓者急捕之即寤旦出曰神報我矣曾識汪姓人否衆頓悟有汪麟齒者因令擒來鞫之不伏加以嚴刑乃曰奏詞出吾手而逮謀寔葉茂林也史曰是已令吏往捕之至京覘葉得之酒樓吏歸報史連人讞詞復命上勅汪葉二犯擡頭熟視之曰此正惡人處以凌遲重罪又勅夏等十餘人擡頭曰都是好百姓也發寧家皆呼萬歲踴躍而退

蘇志

上帝好生者三

成祖北征次開平諭金幼孜曰朕夢神人語朕以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幼孜時聞軍中有訛言因力請班師

胡大海

胡越公大海初鎮金華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及被害後敵兵有犯境者軍中或夢大海起見野外有目光若生時師出輒大捷蓋得其陰助也

景清

景少叅清在洪武末由翰林為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改北平叅議令伺察燕邸動靜為文廟稱賞未幾還舊任及

英靈

建文焚宮時清覘知其出亡思爲之計乃詣文廟自歸
文廟仍其官一日朝畢文廟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將
犯駕文廟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利刃清知事不就遂躍
起嫚罵文廟命抉其齒清含血噴御衣於是命剥其皮
實之以草繫長安門示百官是夜文廟夢清仗劍繞殿
追迫明晨駕過其屍屍忽斷索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
於庫中仍赤其族發其祖墓云

神人降生

本朝陳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人告曰吾今降生爲爾
子以大爾門遂生太保鑑及鑑爲右都御史巡撫陝西十

餘年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親愛之民有父母疾及身有
疾者發願爲鑑昇輜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人爭昇
之雖禁不息也及鑑一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觀此則
所謂神人降生理或然也

見汝太祖

楊會元鼎未第時夢謁神人語之汝欲知功名盍見汝太
祖尋至一所上坐者若玉帝諸天神太祖居其下意謂我
高皇也出一甲三人示之首一名以硃筆圈出從鼎起及
廷試鼎果第二名其第一名乃施脩撰槃疑以壽不永故
圈出云

關神施救

宮諭韓公世能當嘉靖乙巳病痰飲翻胃三歲轉劇醫藥罔効養痾僧舍偶晝寢夢關神施救甚奇覩神貌美哲而偉輔有鬚痣不類世所像神者自是不藥而愈

廟碑

漢高廟神靈譴責

詳五金部新莽將亡

神人致以重寶

詳珍寶部建文君

夢占類考卷十

